惜抱軒文集

惜抱軒文後集目錄

記十二首　祭文二首

說

五嶽說

或問五嶽所居前儒異說惡所定諸曰是不可定也昔舜攝天子一歲中周歷四方書葢言東巡之爲岱宗而巳南西北曷嘗言其嶽之爲某山哉夫嶽者以會諸侯使望走其山下者也天子歲所至方適有當覲覲於其地者其地左右遠近不可必則必擇其地近之嶽而朝焉可先時使命以告其方之侯而不可爲一成不易會侯之嶽可爲會侯不易之嶽惟東方限於海其地不甚

曠遠者也故書言之不得不與其辭爾蓋昔黃帝嘗合符釜山釜山爲北嶽而非必恒山也及禹合諸侯於塗山塗山近霍則霍山爲南嶽矣禹又合諸侯會稽則會稽亦南嶽是故南西北會侯之嶽無一定之山此禹以前之制然也自禹以後天子不能行一歲周行四方之禮惟於岱宗尚有巡至之事則徧召四方諸侯於一嶽之下以至周所云衆頫曰同者蓋在岱宗爲多云若夫南西北之嶽既不爲巡狩所至其山徒爲望祭所秩秩望可以有定名故四嶽有定名不知何時始然必三代之君不能行一歲周巡之時之制非唐虞之制矣夫古

帝所巡狩皆嘗命是山爲嶽矣則後王皆可取之爲嶽嶽有定名而前後王所定又異焉故爾疋釋山旣載河東岱河北恒江南衡河西嶽河南華矣又載泰山爲東嶽霍山爲南嶽華山爲西嶽恒山爲北嶽嵩高爲中嶽儒者相傳異說甚皆古王者制也而不能質言其更易之時故鄭康成以爾雅後說釋大宗伯之五嶽以爾雅前說釋大司樂之五嶽誠亦不知二者於周禮孰是非也若夫虞書第言四方之嶽而何休注公羊引書於如西禮下有還至嵩如初禮六字太史公封禪書記舜四巡後亦有中嶽者嵩高也之文似所見尚書同於何氏

且夫國主山川天子之都宜有嶽焉唐虞皆在河東惟霍太山近帝都殆帝都之嶽也故霍太山古有嶽之名至潁川南陽夏人之居湯居亳皆在中土則太室為王都之嶽無疑矣然亦不知當世果有中嶽之名否也稱嵩高為中嶽或虞夏已有是名歟或始於周歟夫考論五嶽為定說作爾雅者不能明而後人欲明之非所見之過也歟

序

胡玉齋雙湖兩先生易解序

六藝之學惟易最難明自朱子生於東南而天下之學

始有統宗而啓蒙本義之書固講易者所當奉守也婺源爲朱子故里而胡玉齋先生方平生南宋之末受學於黃勉齋之門人董介軒夢程於是作啓蒙通釋上下二卷發明啓蒙之旨及其子雙湖先生一桂當元時隱居不出作本義附錄纂註十五卷詳取諸子他書之言及羣儒所說以廣朱子本義之意又作啓蒙翼傳上中下篇及外篇則於其父之書爲益詳博矣宋元學者皆宗尚朱子而胡氏父子於朱子之易尤深近世學者厭宋儒之學爲近易乃蒐求殘闕自名漢學譬如舍五穀之味而刮木掘土以爲食者也胡氏三書舊於婺源有

雕本今皆殘缺而崑山徐氏所刻通志堂經解則三書具存今玉齋先生裔孫華川　取家藏殘本與通志堂本校其異同而擇從其善復刻此三書於婺源以之示余余欣華川能闡揚其先祖之美而冀是書流傳天下士君子有志於學易者愼毋舍此而他騖也遂爲序之

尙書辨僞序

古文尙書出自東晉至唐韓退之自言辨古書之眞僞而不明言僞者爲何吾意其殆即謂古文尙書也宋大儒始啓論古文爲僞之端僞者展轉尋攷益得其理至

於今日而古文尚書之僞大明余謂前儒議論慎重不敢輕出此奉古之道當然固非過也若至今日學者猶曲護古文尚書此則近於無識不可云非過矣學問之事有三義理考證文章是也夫以考證斷者利以應敵使護之者不能出一辭然使學者意會神得覺犂然當乎人心者反更在義理文章之事也昔閻百詩之斥僞古文專在考證其言直爲明切而長沙唐石嶺先生作尚書辨僞其辨多以義理文章斷之先生生遠不得見閻氏之書而能自斷於此可謂眞有識矣鼐昔作尚書說中有數條乃復與先生意合今先生子刺史以先生

書見示愚竊以自喜第恨生晚不見閻先生亦不見先生也先生既未見閻氏之書故言亦不能無誤如以孔註為安國撰而不知其亦偽也以此歎前後學人每不能盡聚以廣其識獨其大體同者遙遙可合符而已

禮終集要序

禮制之衰廢久矣士恣其情循流俗之鄙陋詭於義而悖於中者不可勝道也而喪禮為尤甚楊君病之作禮終集要欲扶而正焉其用意可謂善矣先王之世既遠民俗異而國制屢更盡用古法則不可酌其所可行通古人之意期存人心之正足以講倫理厚風俗而已嗚

乎君之用意可謂善矣或疑士有親在而詳言喪禮爲不宜夫人子質言親終而擬議其事則誠不忍若夫汎言喪制辨論其當否正僞者致知之事古聖賢皆爲之列經傳以教弟子夫豈有豫凶事之嫌哉況又有遭事有疑而欲有所徵以定其所從者乎然則是編不可廢也嘉慶十三年秋八月桐城姚鼐序

晉乘蒐略序

晉之有乘孟子以與魯春秋楚檮杌並稱而後世不見使其得傳縱不敢望孔子之春秋倘出左傳戰國策諸書下哉近世錄史家者正史之外有雜史傳記地理之

其然考漢晉隋唐藝文之志其存於今者十不及一焉典籍文記易泯難留誠好古者所深歎惜也合河康茂園先生蒐輯山西一省山川疆域人物前人所紀誠史氏所當知而不可聽其泯沒者又以意論斷其得失凡為若干卷取古晉乘以名之先生之才足任史事固無愧左氏之流而其為此書乃當耄耋之年孜孜於與述君子之不肯棄日如此此豈非衛武懿詩之志乎鼐少嘗有意紀述之事迨老無成先生年長於鼐而卒就此書以存數千里疆土中數千年之掌故今以書來令為之序鼐不勝歎服先生用志之美而復循而增媿非徒滿

柳之衰亦志氣之惰也已嘉慶庚午中秋日桐城姚鼐撰

泰山道里記序

余嘗病天下地志謬誤非特考引古記至紀今時山川道里遠近方向率與實舛令人憤歎設每邑有篤好學古能遊覽者各考紀其地土之實據以參相校訂則天下地志何患不善余嘗以是語告人嘉定錢辛楣學士上元嚴東有侍讀因為余言泰安聶君泰山道里記最善心識其語比有岱宗之游過訪聶君山居遂索其書讀之其考訂古今皆詳核可喜學士侍讀之言不妄也

余疑水經注於汶水左右水源流方而頗有外訛又謂古奉高在今泰安右汶東故古登封入奉高境西行度環水而北至天門歷盡環道躋岱遍得封所馬第伯記可覆案也往昔在濟南秋霽登千佛山望岱巔諸峯遙相接竊謂歷城以南諸山皆泰山也後人多爲之名耳今閱是書每與余意合而辨正尤趣人意聶君欲余序以重其書余淺學又偶過廬度徙葦有合於好古力索久往來是山中者聶君足重余耳余安足重聶君哉

滇繫序

方志爲史家之一體非具史才者爲之不能善也昔司

馬子長以父子繼爲史官而成太史公書然其後班彪即仕爲縣長令而首爲漢書世推良史何嘗以其職哉自是之後居史職者往往屬請上車不落之才而具史才者不得居其職是亦多矣雲南大中國最晚古事闕軼　國家定天下幾二百年文治遠被邊陲雲南之文獻彬彬出焉然不得生其土地具史才者論定之猶患不能善也大理趙州師君天下才人也工詩文明吏事仕爲望江知縣令生平聞見蒐輯雲南事類成滇繫一書撰論古今之是非綜核形勢之利病兼采文物博考故實此史氏一家之美而師君以吏治餘力成之豈非

其才之過人而庶幾於叔皮之事者哉吾始識師君於懷寧後屢相接對見其人愷弟忠信篤於友誼愛主殷殷出於至誠眞世之君子亦非獨才智之美也今以事過吾舍出滇黔示余余既取其人又樂其備西南一方之事成一家外史之書因書爲序云

廬州府志序

廬州居江淮之間湖山環匯最爲雄郡余嘗謂 國家因明季舊制隸江建安徽省治官舍吏廨成立百餘年不可猝移耳若以地勢寬平原隰雄厚控扼南北之要言之安徽大府建牙未有宜於合肥者也故守是者尤

貴得其人焉晉江張鞠園使君以尚書賢郎受　特
命守廬州敷政三年吏靖民和人頌其治使君夙工文
章勤學稽古於吏事之暇展尋舊志覺其舛失漏略且
志後事未及紀者將百年矣乃復精考博采補綴修側
更成新志凡若干卷於是鉅郡之規模益彰而文獻之
事益備夫廬州古文章地也昔者廬江周興之徒蘊釀
古今博物多聞見推漢朝而民間作孔雀東南之詩遂
爲千古五言之冠其風俗文盛可知矣及三國兵興爲
用武之地文教衰薄風俗美惡與世轉移其來久矣
聖朝統治百餘年吏謹而民樂俗朴而道文夫文學

者所以興德義明勸戒柔馴風氣登長才傑於爲政之事似疎而實切者也今使君勸成是志以示此方之人而因教導之則其所以化民成俗者固可觀其一節矣

河渠紀聞序

康茂園先生負經綸當世之才懷飢溺由己之志生平宦迹所至爲民興除利病往往身雜畚挶之間備歷艱苦而境內受其福者或可以經閱百千年之久而不渝也其讀書博考遇有言治水之事皆取而紀載上自禹績下及當代大爲河海細及溝渠支分而統貫之其爲一書曰河渠紀聞夫太史公作河渠書止於漢武之時

而已而茲則舉武帝以後天下治水之理辭悉備焉孟子曰禹之治水行其所無事也夫無事非束手坐觀及苟且因循任其成敗於天之爲也精思博訪以求之若身勞力以營之建作方術或有改更故迹而使水土各得其性之所安使斯民利無弗興害無弗去斯乃眞行所無事矣太史公曰甚哉水之爲利害也大水苟不能使之爲利則必使之爲害矣然則讀茂園先生是書者仍以太史公之意求之可也鼒既讀終其編因書爲序

方氏支忠房支譜序

方氏與姚氏自元來居桐城略相先後其相交好爲婚

嫥三百年方氏明時多達人君子自文忠以上名著海內人知之矣逮入　國朝英賢繼踵及鼐生晚不得與相值也獨與平羅令君褚堂先生相接對在里則常同文酒之會適遠則與舟輿同旅舍見其翰墨文章風采談笑至今不能忘也先生沒後其仲子汝葵與鼐為僚壻不幸早喪繼又知其季子今休寧學博冶青及冶青之子象三為肇祀之交又三世矣冶青錄其先世生卒事蹟而尤詳載文忠以下謂之支譜持以示鼐而命之序以累世之知交見人才之輩出觀覽是譜固欽且欣之又念昔明英宗時先大參公與延獻公交善為名其

堂曰翕樂贈以詩文及平羅公詩集成編之先伯父薑塢先生實冠以序今爾又及治青書成復執筆以嗣先人之末也是不可以不文辭矣是爲序

句容裴氏族譜序

河東聞喜裴氏與秦同祖至唐而極盛歐陽公作宰相世系表以裴氏爲第一其分五房曰西眷裴洗馬裴南來吳裴中眷裴東眷裴而唐之前聞喜之裴有從晉元帝渡江者其後有松之駰至梁裴子野皆以史學著名累世重於江南矣及隋後江南之裴蔑聞惟五房之裴最盛當宋高宗建炎時有從河東南遷者不知於五房

中爲何房也其名曰武德上書高崇不見納乃卜居句容之靑于村歷十四世曰景山當明成宏之年遷塘頭村世謂之老裴村又歷七世則當　國朝康熙時矣景山之孫分爲前中後三支而中支人最繁衍有思逵思逵思遴思週五人皆武德廿一孫而景山七世孫也以循謹忠厚稱而思逵思遴思週自老裴村遷絲野村始造爲宗譜今思週之元孫玠字　五世孫鈐字　錡字　僉謂譜之未修又閱百年矣人愈繁才俊奮起乃更補輯新譜請序於余余謂晉宋之南渡詞也武德公之從宋高猶松之祖之從晉元也今裴氏之居絲野

者敦行好禮多識於文學已有舉孝廉者矣而才傑鵲起其將有繼松駰子野之盛表於史傳者乎而等蒐輯放失考論譜牒甚勤志勞亦孝友之事也爰樂爲之書云

重雕程貞白先生遺稿序

昔明高皇帝定天下使燕遼寧三藩擁兵居北邊捍禦外侮以強中國之勢豈非爲子孫謀慮遠哉然而篡弑之禍由此起事變無常非人智所可料也當其以封建策問諸生而績溪程長史貞白先生適試爲第一其言置子當置之艱阻備嘗之中不當置之膏肥美麗之地

此其言最有當於高皇心者卒又言垂流之久或有意
料之所不及此乃足括後事之變眞可謂通人名論矣
然則當燕師之起其所上封事必有可觀惜其文逸不
傳也長史以矢忠建言遭成祖之戮文字禁絕至嘉靖
時其從孫長等搜集僅得十一凡詩文二百餘篇而備
燕封事雖有目而無文又載封建策乃有二篇昔董生
對策因漢武重問故有三篇明高皇試士豈亦有重問
之事乎抑次篇他人所對而長等誤收之乎明初事遠
而遭禍之家紀述無從事難審定固其理也夫靖難之
禍千古傷心後人讀史至方正學諸賢之傳唏嘘流涕

長史之義與正學諸賢同其著撰逸而僅存者安得不爲世重況其文章又自有踰人者乎嘉靖雕本今已刓敝今其族孫等又重雕之余讀而論之以爲之序

朱二亭詩集序

余之聞朱二亭也自朱子穎其後余至揚州遂獲與二亭時見盡讀其詩閒嘗取二人之詩論之子穎才雄氣駿多感激豪蕩之音其佳多在七言二亭氣清神逸多沈澹空遠之趣其佳多在五言皆數十年詩人之英一亾而不可再遇者也夫詩之於道固末矣然必由其人胷臆所蓄行履所至率然達之翰墨揚其菁華不可僞

飾故讀其詩者如見其人二亭居揚州城北陋巷狹室而其胸次超然塵埃之外其可追媲陶淵明韋蘇州者非第詩也而詩乃發之嗟呼余年二十始見子穎子穎承先世用武之餘烈嘗思舍章句之業奮迹戎馬建立功名使後世知其豪俊而其詩亦時及此旨及暮年乃仕爲轉運使俯仰冠蓋商賈之閒忽忽時有所不樂而二亭以布衣放情山水見俗人輒避去高吟自適以至老死子穎雖富貴而志終不伸二亭雖貧賤而可謂自行其志卒無餘恨者也往時子穎之子刻其詩集余爲論訂於七言十取七八五言十取三四而已若以訂二

亭集則當反是今二亭子以其家藁來值余有脾胃之疾不能細讀精擇之又二亭詩余素見者尚多今收之未備故姑為序其首俾其子更搜集至備請他人取余意訂之成集茲可以傳後世而為一代布衣詩人之絕出矣

吳禮部詩集序

昭文吳竹橋禮部以奕異之才沈酣古籍發為詩歌不為亢厲矯激之詞而自然超軼有遠俗之逸韻誠一時詩人之傑也君與鼐始未相知乾隆之末鼐至江寧適君以事嘗再至江寧遂相見論文意甚快嘉慶三年鼐

東遊泛舟洞庭觀錢唐西湖君期鄉且遊虞山至其家一晤也而鄉自杭入蘇州遽思返不及往君聞之悵然不樂逾五年而君沒余乃亦自恨昔歸之速不一至君家而遂不見君也君兄弟並起昭文君弟既爲封疆重臣著功業於當世而君謝歸山澤抗志追古爲文章遨遊吳越賞會翰墨極風流文采之盛士方歸之而君年甫六十而沒君詩前集四十卷後集二十卷君自序以爲論古人之詩宜嚴論今人之詩宜寬吾詩所存多者姑以今人論也然吾終當以古人之得失自衡天假吾年將自芟削定爲一集然則今誦君詩所共歎爲儁詞

麗句不可及者或乃君所不欲存而惜乎君不自爲訂而遽喪也今君子以集抄本見示鼐老僊昏瞀但見其鴻麗動心眩目未敢爲刪訂然則寛存之以待後世論詩者之別擇可也乃書此爲之序云嘉慶十二年九月桐城姚鼐序

夏南芷編年詩序

昔夏醴谷先生當雍正乾隆之交以文學奮起高郵舉詞科入館閣卒以文章教訓後學其所爲半舫齋詩追步白蘇爲世傳誦久矣而其長子南芷令君以文嗣其家學所爲詩蓋具有半舫之法度蓋讀南芷自少至老

中歷仕宦晚依子舍爲詩不輟其性情趨向固有以異於俗而足世濟其美矣南莊鄉舉在乾隆庚午與鼐爲同年生至乾隆四十年自滋陽引歸奉養亦與鼐之歸休同時也然鼐與君僅在京師一再見其後隔不相遇君歸四年遽喪有子咪堂繼以文名收錄君詩千餘首請長洲王惕甫選存十四卷七百餘首君孫齋林工楷書書以付工爲鐫本甚善嗟呼事有相待而彰世有力學工文之君子不幸沒無賢子爲繼或雖有繼而裒錄先集之功或鮮其遺文卒廢墜而君之家世所遭何其盛也君存有詩見懷未及致今君子持詩集來視余乃

得讀悵然思故友之不作日月逾往計與君同舉幾六十年矣又世如君有嗣先啓後之美者復有幾家余老且憊乃僅獲見之歎息以爲幸因泚筆述爲序云嘉慶十二年九月序

石鼓硯齋文鈔序

歙曹宮保文敏公以德器才識見知於　高宗純皇帝授位正卿秉持國計籌畫得失爲四海生民之所仰賴非徒文士而已公之歸也某嘗至歙於其雄村宅中見之其言次頗舉川陝黃河兩事爲國家慮今十年之外其言皆驗矣信乎其先識之過人也公五十歸養

太夫人猶在堂而公不幸先歿不獲爲朝之壽後以卒盡其所能爲則今惟其文章遺編具存學者讀之以想見公之生平而已夫文之道一而已然在朝廷則言朝廷在草野則言草野惟其當之爲貴夫詩書所載之文大抵朝廟之文也公之文雍容俯仰明切而不蕪優柔而有餘書曰辭尚體要公可謂得朝廷之體者與其譾陋無狀而公獨愛其文以爲善公歿後公子詹事抄集其文十二卷以公遺意寄鼒俾爲之序因具論其義如此

梅湖詩集序

汪梅湖先生名之順字禹行梅湖者在懷寗西北鄉與桐城西南境相際其水入桐城練潭以趨江而汪先生居湖側故號梅湖焉先生明末諸生入　國朝自匿以老死爲人多技能而尤長於詩清韻悠逸如輕霞薄靄依空映日不必廣博而塵埃溷翳無纖毫可入也當時吾鄉名工詩者錢田間與先生並二人之才各有優絀較之正相埒然田間交遊較廣爲世盛稱而梅湖伏處草澤僅南昌陳伯璣知之而復不盡其後遂聲華寂寞凡諸家選明詩者裒錄遺老甚備而梅湖之作終不與焉非徒生前身之顯晦有數即死後之名亦若有厄之

使不揚者而孰知其有不可沒者存哉余始識梅湖族子銳齋鉞得梅湖詩愛之抄一冊置笥中欲遺海內論詩者匆匆十餘年無與言今夏銳齋自京師書來言方刻梅湖詩集將成矣余大喜乃書是寄之意自是世將多知有梅湖者則銳齋之事誠善矣哉嘉慶十三年六月七日桐城姚鼐序

方恪敏公詩後集序

吾鄉方宮保恪敏公以經濟之才上輔

聖治膺澤被萌庶功業垂信史而又秉受異姿嗣增家學作為詩歌超軼閎肆自進於古蓋以名臣而兼詩人之盛者也

公自少即以詩名北窮徼塞南涉江湖其詞多沈鬱慷慨固古人所云詩以窮而工者然詩人之情詞因時而變易朝野窮達各有所宜豈必盡出於窮愁而後工哉公之詩舊巳刻行世者有八集北七集皆雍正以前之作至乾隆以後官位轉登專意鴻文上答 天藻政事之暇亦間自操吟咏而巳刻者蠶詞一小集而巳自丙辰以至戊子之作別爲薇香燕香兩集凡五卷藏於家今公子南耦尚書將赴閩越督軍過江寧出以示鼐鼐竊論 國朝詩人少時奔走四方發言悲壯晚遭恩遇敘述溫雅其體不同者莫如查他山今公詩前後

分集頗同他山其述情紀事直達胸懷自能兼包古詩變態亦無愧他山也然他山侍直頻年不出禁闥公則督領畿輔遠使龍沙障決流以奠民生籌運師以助
聖武忠悃感奮之志憂懸篤至之忱舉見詞間存諸後集非第如他山紀恩揚美而已論公詩至是當以匹唐燕公曲江之倫故曰以名臣而兼詩人者也鼐家與方氏世有姻親公與家伯父薑塢先生相知尤密於鼐為丈人行而鼐昔里居公居江寧鼐仕京師時公又在保定竟不獲瞻階砌今兩擲前書將以後集付工雕板俾述為序鼐不辭固陋而輒為之書以攄平生

仰慕之情又以發海內論詩者之意也嘉慶已巳九月

同里後學姚鼐謹序

南園詩存序

昆明錢侍御灃既喪子幼詩集散亡長白法祭酒式善趙州師令君範為蒐輯僅得百餘首錄之成二卷侍御嘗自號南園故名之曰南園詩存當乾隆之末和珅秉政自張威福朝士有恥趨其門下以希進用者已可貴矣若夫立論侃然能訟言其失於奏章者錢侍御一人而已今 上既收政柄除慝掃姦屢進嚮昔不為和誘之士而侍御獨不幸前喪不與褒錄豈不哀哉君始

以御史奏山東巡撫國泰穢亂　高宗命和珅偕
君往治之君在道衣敝和珅持衣請君易君卒辭和珅
知不可私干故治獄無敢傾陂得伸國法其後君擢至
通政副使督學湖南時和珅已大貴媟褻其短不得乃
以湖北鹽政有失鐫君級君旋遭艱歸服終補部曹
　高宗知君直更擢為御史使直軍機處君奏和珅
及軍機大臣常不在直之咎有　詔飭責謂君言
當和珅銜嗛君而　高宗知君賢不可譖則凡軍
機勞苦事多以委君君家貧衣裘薄嘗夜入暮出積勞
感疾以殞方　天子仁明綱紀猶在大臣雖有所

遲遲不能逐去苐勞辱之而已而君遭其閔癲不獲遷延數寒暑留其身以待公論大明之日俾國得盡其才用士得盡瞻君子之有爲也悲夫悲夫余於辛卯會試分校得君四年而余歸遂不見君余所論詩古文法君聞之獨喜君詩尤蒼鬱勁厚得古人意士立身如君誠不待善詩乃貴然觀其詩亦足以信其人矣余昔聞君喪既作詩哭之今得其集乃復爲序以發余痛云

望溪先生集外文序

望溪先生之古文爲我　朝百餘年文章之冠天下論文者無異詞也鼐爲先生邑弟子誦其文甚尤慕之討

鼐少時亦與先生之老年相接然先生居江寧鼐居桐城惟乾隆庚午鄉試　至江寧未及謁先生其後遂入都又數年先生沒遂至今以不見先生爲恨矣嘉慶庚午鼐在江寧去始至江寧之年六十矣先生之曾孫　乃以先生集外文見示先生立言必本義法而文氣高古深厚非他人所能僞今此編凡　十首讀之誠皆先生文無疑也然先生望溪集乃手自定此皆其芟去不欲存者雖後之君子閱此芟去之文亦以爲不可及然仰思先生之芟宜有知其用意深嚴而懔然增悟者矣然則　其復鐫刻附之集後可也至其所以芟之

之理鼐淺學也恐妄度未必當先生之意故亦不敢遽有論將以待後有讀者自得之焉嘉慶庚午重陽日同里後學姚鼐序

程綿莊文集序

鼐往昔在京師聞江寧有程綿莊先生今世一學者也乾隆庚戌余來主鍾山書院則綿莊已死求所著書亦不得見今歲楊存齋令君乃持綿莊集見示遂獲卒讀乃究論曰孔子之道一而已孔子沒而門弟子各以性之所近爲師傳之眞有外異交爭者矣況後世不及孔子之門而求遺言以自奮於聖緒墜絕之後者與其互

相是非固亦其理然而天下之學必有所宗論繼孔孟之統後世君子必歸於程朱者非謂朝廷之功令不敢違也以程朱生平行已立身固無愧於聖門而其論說所闡發上當於聖人之旨下合乎天下之公心者爲大且多使後賢果能篤信遵而守之爲無病也若其他欲與程朱立異者縱於學者有所得焉而亦不免賢智者之過其下則肆焉爲邪說以自飾其不肖者而已今觀綿莊之立言可謂好學深思博聞強識者矣而顧惜其好非議程朱蓋其始厭惡科舉之學而疑世之尊程朱者皆束於功令未必果當於道及其久意見益偏不復

能深思孰玩於程朱之言而其辭遂流於詖陷之過而
不自知近世如休寧戴東原其才本超越乎流俗而及
其爲論之僻則過有甚於流俗者綿莊所見大抵有似
東原東原晚以修四庫書得官禁林其書亦皆刻行於
世而綿莊再應徵車卒不用而歸老死其所撰著僅有
留本不傳於世將憂泯沒斯則所遭或幸或不幸也綿
莊書中所論周禮爲東周人書及解六宗辨古文尚書
之僞皆與鄙說不謀而合若其他如解易詩所論則余
未敢以爲是其文辭明辨可喜固亦近世之傑而爲人
代作應酬文字則不足存錄後有得綿莊書而觀之必

有能取其所當取者嘉慶十五年十二月十八日姚鼐

序

蔣澄川詩集序

余同年友陽湖蔣君熊昌字澄川以才儁仕爲戸部郎直軍機處出守潁州府凡八年有政績以事被議歸里不出又二十餘年卒余初於京師送君出守及君居潁之季年余歸安徽主敬敷書院乃與君再遇得數聚矣而君未嘗以詩見示第聞在潁州開東坡西湖濬以利民因招文士飲讌賦詩其閒潁人以爲美談誦歎而已及君於乾隆庚戌再至安慶余已去安慶君以二詩見

懷寄至江寧余始見君詩歎美其意以至於今君少子純傚以君集來請序則君亡已九年而去余與君別時三十年矣君爲人和雅溫厚其詩卽似其人而自潁州歸後出辭沖淡悠遊無不平之氣此尤爲可貴所以爲懿士長者之風也純傚言君生平詩可萬首今抄得未及半然已二三千矣余八十之年昏耄畏讀文字以詩文示稍多者卽不能盡讀涉獵而已故姑書此以序君詩若詩之美尙有逾吾所論外者則以待世之君子能得君詩而盡讀者

陶山四書義序

論文之高卑以才也而不以其體昔東漢人始作碑誌之文唐人始爲贈送之序其爲體皆卑俗也而韓退之爲之遂卓然爲古文之盛古之爲詩者長短以盡意非有定也而唐人爲排偶限以句之多寡是其體使昔未有而創於今世豈非甚可嗤笑者哉而杜子美爲之乃廸乎風雅爲詩人冠者其才高也明將定以經義取士而爲八股之體今世學古之士謂其體卑而不足爲吾則以謂此其才卑而見之謬也使爲經義者能如唐應德歸熙甫之才則其文卽古文足以必傳於後世也而何卑之有故余生平不敢輕視經義之文嘗欲率天下

爲之夫爲之者多而後眞能以經義爲古文之才出其間而各後世使人卒覩爲科舉體而無復爲古文之志則雖有其才而不能自振也故貴有其才又貴必有其識也長沙唐陶山先生固嘗以文取科第矣而其志乃欲以經義爲著書之事不以科第論也作四書義一編寄以視余余乃知君之才與識皆高出當世而將上比於唐歸之流者也余之鄙陋持守孤論雖欲率天下而不能得君之倡爲高文將世必有應者一代文章之興安知不出於是余耄老矣而重望於君故欣然爲書其編首云

高淳港口李氏族譜序

高淳之水自禹時引江東南流過溧陽入太湖禹貢所謂東為中江者也後世築其流為東壩而高淳自受山谿其流乃西北入江湖之不速瀦為數湖其民居多近湖陂取稻田魚蝦之利而風俗樸厚遠於市井故雖為江寧府屬縣而其俗異於金陵之浮夸也縣治東南有固城湖湖水西流乃過港口李氏本出於隴西其後自北南來屢遷移明時有清三公者自芝山遷居港口為港口李氏云今數百年矣其子孫最為繁衆而家法尤善有勸學堂以養毓其才俊故士多奮於學而耕者亦

務於本而鮮爲犯義之士當明時港口李氏故有舊譜及

國朝康熙中復修之今又將百年支派益蕃其宗長

及其族中　　等同建議再修之凡幾年成書爲若干卷將來請序於余余以爲隴西李氏皆本於將軍廣太史公爲李將軍傳論之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以謂賢者爲世所欣慕雖衛霍之勲不足比也今港口李氏方急於學問之事其必有賢哲起焉而爲天下所欣慕者余是以序之而願以是義益勗其族人葆其舊俗之美而益其新學之富其可也

疑年錄

嘉定錢辛楣少詹事嘗考求古今名人生卒之年核其壽數取左氏傳有與疑年之意作疑年錄四卷傳事亡後秀水吳君思亭得其書頗增易所闕失又推廣爲續錄四卷夫人之生死其大者或係乎天下之治亂盛衰與道德之顯晦其小者或以文章學藝之工以年之長少爲藝之進退亦考論好事者所欲知也故此編遂爲世不可少之書相知者多請思亭雕板以行維余固亦樂之獨是余平生獲知於海內賢士君子遊從之情未厭而睽離之後繼以凋亡其生卒俱入此錄而余猥以昏耄僅存子然四顧展讀是編悲懷悽愴其亦何能已

也嘉慶十八年姚鼐年八十三元旦書中爲疑年錄序

新修宿遷縣志序

郡縣有志本史體也夫史之爲道莫貴乎信君子於疑事不敢傳春秋之法信以傳信疑以傳疑後世史氏所宗惟春秋爲正夫宿遷之地在古離乎泗上當楚頃襄王時楚人以弋說王有曰泗上十二諸侯而其舉有名者鄒費郯邳四國而已其人無聞焉今所可知者宿遷境介鄒邳之間其獨爲國乎抑包於二國內乎不可知也唐人乃以宿遷爲宿國之地於古無徵爲志者苟欲以爲說是首爲不信也縣志自康熙年後久廢不修今

縣之士君子合謀爲之而某君等主其事成書示余縣居南北之交負山臨大河於天下形勢爲要地而豪傑才儁自古有聞今士雖出其風土質厚士多慷慨振立之氣惟志紀之搜備而余尤存其首不以故衍幽之論以爲史家傳信之道宜如是然則是書所取之事必存乎信實而已其爲道不亦善乎嘉慶十八年正月桐城姚鼐序

稼門集序

天下所謂文者皆人之言書之紙上者爾言何以有美惡當乎理切乎事者言之美也今世士之讀書者第求

爲文士而古人有言曰一爲文士則不足觀夫靡精神銷日月以求爲不足觀之人不亦惜乎徒爲文而無當乎理與事者是爲不足觀之文若吾鄉汪稼門尚書其生平不欲以言行分爲二事上承　天子之命有撫安衆庶之績下立身行己有清慎之修其所孜孜而爲者君子之事也津津而言者君子之言也故其詩與文無鞶帨組織之華而有經理性情之實士守其言則爲端士歷官者遇事取其所記一一行之如繩墨之可守此豈可以文士論哉漢時按書有六藝諸子詩賦之略本無集名魏晉以後集乃甚著而繁蕪益多若尚書之

集其文則諸子略之儒家言也其詩則通乎古三百之詣者此當爲劉向班固之徒之所取巳今春二月尚書將入覲與余邂逅於江之南以其文七卷詩十卷視余余歸卒讀而竊歎以爲古今所貴乎有文章者在乎當理切事而不在乎華辭尚書得之矣乃以題諸其首嘉慶二十年三月望同里姚鼐序

惜抱軒文後集二

跋尾　題辭

跋鹽鐵論

漢昭帝元始五年令太常三輔舉賢良各二人郡國舉文學各一人六年詔有司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民所疾苦此鹽鐵論所由起也其國病篇大夫謂賢良曰文學皆出山東子大夫論京師之日久以賢良爲太常三輔所舉宜先在京師也論內丞相大夫外有丞相史御史之言按漢制丞相下長史二人蓋即此丞相史矣若御史本近御之官自御史大夫出佐丞相爲外朝官而

其屬有二丞其一中丞仍統內臺侍御史內臺之臣非特詔不與外朝議外朝議成既奏天子乃與論所取舍然則此議鹽鐵時御史非中丞及侍御史其御史之一丞在外者乎夫有司議政反覆之辭不得過多韓安國與王恢論擊匈奴漢書載其詞稍繁讀者固以為後人所擬非當時言之實矣然豈若桓寬此書繁多若是甚哉其明切當於事不過千餘言其餘冗蔓可刪也又議鹽鐵自第一篇至四十一篇奏復詔可而事畢四十二篇以下乃異日御史大夫復與文學所論其首曰賢良文學既拜皆取列大夫按漢士始登朝大抵為郎而已

如嚴助朱買臣對策進說爲中大夫乃武帝不次用人之事豈得多哉昭帝時惟韓延壽以父死難乃自文學爲諫大夫魏相以賢良對策高第僅得縣令其郎與此對者與固未可決知要之無譏鹽鐵六十人取大夫之理此必寬饒造也其裁大夫曰獲祿受賜六十餘年漢武在位五十四年加昭帝六年才六十年桑宏羊侍中必不在武帝前然則獲祿必無六十餘年宏羊以武帝後元元年爲御史大夫至此時才七年而文學謂其自搜粟都尉至御史大夫持政十餘年此何說也寬之書文義膚闊無西漢文章之美而述事又頗不實殆苟於

成書者與

跋列子

莊子列子皆非盡本書有後人所附益然附益莊子者周秦人所爲若今世列子書蓋有漢魏後人所加其文句固有異於古者且三代駕車以驪馬自天子至卿大夫一也六馬爲天子大駕蓋出於秦漢君之侈周易有是哉白虎通附會爲說曰天子之馬六者示有事於天地四方此謬言也列子周穆王篇王駕八駿分於二車皆兩服兩驂此子文之真也至湯問篇言泰豆教造父御六轡不亂而二十四蹄所投無差此非周人語也且

旣二十四蹄矣轡在手者安止六乎僞爲古文尙書者取說苑騶索御奔馬之文而更曰朽索御六馬皆由班氏誤之耳古書惟荀子有伯牙鼓琴六馬仰秣語此言在廄秣馬者六馬聞音捨秣仰聽與駕車時不相涉自晉南渡古書多亡缺或輒以意附益列子出於張湛矣知非湛有竄入者乎吾謂劉向所校列子八篇非盡如今之八篇也

跋許氏說文

許氏是書誠於小學之道爲精且博矣吾以謂此非一人一時所成之書也漢經師各承一家之學其經文亦異故說文所引多殊今學者之讀又有本書互異者若

於易既引以往吝矣又引以往遴既引重門擊欜矣又引重門擊柝於書既引宅嵎夷矣引暘谷矣又引嵎鐵暘谷既引鳥獸氄毛矣又引鳥獸𣰈髦既引旁逑孱功矣又引方鳩僝功既引濬く巜矣又引容畎澮既引若顛木之有甹櫱矣又引若顛木之有甹枿古文言由枿既引西伯戡黎矣又引西伯𢦟𨛡於詩既引江之永矣又引江之羕矣既引是褻袢也矣又引是紲袢也既引衣錦褧衣矣又引衣錦檾衣既引赤舄掔掔矣又引赤舄几几既引不敢不遬矣又引不敢不𧌒既引四牡駫駫矣又引四牡騯騯於論語既引色孛如也矣又引

色艷如也內惟由析明言古文而其餘率不著爲何家之經蓋始注是者自承專門之學以所見爲定及其人注之又以所學者爲定是以不可學也若以一人能兼通數家之傳經則必能注明某氏之傳必不當云易曰書曰矣然則是書誠兼貫諸家傳經之書而許叔重非能兼貫之人也

說文所引董仲舒淮南王司馬相如揚雄劉歆杜林譚長徐巡甯嚴尹彤周書王育官溥衛宏逯安賈侍中凡十餘家之說又有不出前人名而說出前人如耐字注并杜林說以應劭漢書注而知之吾以謂是書之精當

大抵本於杜林賈逵叔重尤親受之逵故舉其官而不名也竊疑分部之法自逵啟之逵附會讖文興左氏春秋而隋志言讖緯賈逵之徒獨非之近閻百詩謂隋志不考逵傳誤讀張衡傳逵摘讖互異其事逵實未嘗非讖吾謂不然隋志之言誠有所據非因張衡傳也逵之附讖假術數以助孤學亦其不修小節之類耳豈誠尙之哉其傳教後學固有正論讖書附會俾吾俗學以爲說通人盡識其鄙陋逵豈不能辨耶以時主方崇之不敢顯言考文正書崇古明教卽非讖之道也許氏序是書末言演贊其志次列微辭知此者希儻昭所尤隱以定

哀微辭之義斥讖緯之非蓋賈氏之傳如此然則隋志之言詎爲過哉說文引左傳則並云春秋傳引公羊則曰春秋公羊傳賈爲左氏學者故內外之詞如此

古燕齊境邊之海謂之北海後乃轉爲敦海加水而爲渤字戰國策史記屢言渤海及漢高祖立渤海郡意加邑爲郣字宜在立郡之前後時也而說文有郣無渤如謂从古則古當但有勃如謂从後俗則渤郣同而渤當差前於郣徐鉉尊許氏書云郣爲正而渤爲俗字豈通論哉

說文鼎部之鼏蓋本是鼎字其下註云以木橫貫鼎耳

而畢之从鼎冂聲又於金部鉉字註云易謂之鉉禮謂之鼏此蓋許氏以前舊師之註其說未嘗不詳也鼏字不便於隸書故禮經師假借用扃字矣又古覆幂之字蓋但作冂而冂字亦不便於隸書經師假借爲密字士喪禮冂用疏布覆爲冂用葦席覆重陳一鼎設扃冂三處鄭皆註云古文作密其後乃始作爲幂鼏字以代密然則幂鼏皆漢時俗字而鼏形近鼏說文遂變鼏爲鼏其字與音與其舊註乃不相合此叔重之失也詩之鼐廼爾雅作鼏勿鼏字在篆蓋本作鼏从鼎鼎聲鼏之聲亦相近也鼏字不便於隸故爾雅本變作鼐而劉向

疏用密勿字俗或誤從邢而叔重𠾅部遂以䀝密爲一字殆亦非也

跋吳天發神讖刻文

吳天璽元年刻石文世傳皇象書象爲吳大帝初人與趙達同輩計其年恐不能至天璽也其書本就山刻石其石圜長環而刻之非碑也而俗呼天發神讖碑吳志載孫皓天璽元年歷陽山石文理成字二十又陽羨山有石文之瑞蓋皓以無道好佞羣下妖妄競作此神讖亦天璽元年出史偶遺耳當時詭託事多不可勝載也其前書神讖五十七字繼記其始見及識其字者之事

最後列臣下銜名蓋爲是記者其官尙書東觀令按皓東觀令華覈天冊元年免次年大赦此繼覈爲東觀令而其姓名皆缺蝕詔子爲歟名不著於後世其幸也自是五年晉滅吳後不知何時石斷而爲三棄於野宋人取而置諸漕使之署明時置江寧縣學尊經閣下嘉慶十年余來江寧其秋閣燬於火石爲燼矣此本猶未燬時所拓茲後拓本不易有矣

跋顏魯公與郭僕射論坐位帖

魯公與郭英乂書所論兩事一論魚朝恩坐位之僭由英乂之詔書內所敘自明一謂英乂不當令左右丞勿

書尚書蓋六朝以來及唐舊制尚書令僕及六尚書謂之八座此尚書省正官也其屬乃有丞郎故左右丞坐應當六尚書之下梁書賀琛爲左丞加員外散騎常侍舊南坐無貂貂自琛始按丞乃南坐則八坐皆北坐也今英乂使丞勿當尚書意欲抑尚書於南坐使與丞郎同爲令僕之屬而已此尊卑所以爭也宋元豐官制以左右丞爲長官在尚書上唐時則尚書三品丞四品以職事言乃其屬耳烏得爲等列哉尊卑是書當作在代宗廣德二年郭晞敗吐番於邠西之後次年爲永泰元年郭英乂爲劍南節度使爲韓澄所殺矣

跋王子敬辭令帖

此帖舊題辭中書令非是乃辭尚書令也晉時尚書令任重於中令故子敬爲中令不辭而尚書令則辭尚書乃建立政治之本中書主陳奏發詔而已比令制尚書略如軍機處中書略如奏事處也然此亦在人君委任若因奏事而與評論得失權衡進退則中書更視於尚書此荀勗自中令遷尚書令悵爲奪鳳皇池也若孝武時中令自不甚任事權故子敬乞假表有不同並急之語豈若尚書令之執要哉子敬辭尚書必更有表此乃書也按晉書孝武太元二年尚書令王彪之卒意使子

敬爲令卽在此時王藴爲徐州刺史此書自稱州民
必是與藴藴乃后父乞藴言於帝使遂其辭也孝武紀
自彪之卒後至太元八年以謝石爲尚書令中五六年
未有令疑予敬固辭遷延歷歲故此帖引蔡謨辭司徒
之事自此而其時謝安以中書監錄尚書事晉時錄尚
書或六條七條非必盡總諸曹任盡不如令而其時既
不置令殆謝公總諸曹乎故謝公卧然後以石爲令也
是帖未見古搨此乃明嘉靖中吳江僕摹本多姿媚而
少古韻乃有唐李北海等筆法竊疑非子敬蹟也

跋聖教序

劉軻作大遍覺元奘塔銘云貞觀二十年秋七月進新譯經論請製序二十二年高宗居春宮撰述聖記永徽三年中宗產後元奘請號之曰佛光王乃進金字般若心經又按褚中令於永徽年書聖教序刻石其時雖有心經當如釋氏諸經之體其支繁冗逍于志寧等五人潤色之後詞乃簡要爲今本心經度其潤色之事必在顯慶之年褚令既遂後也遂咸亨三年刻此碑乃以于志寧等所潤色之經附之序記之後討其時惟許敬宗當尚存其餘四人亦皆死矣吾推原此碑之刻當由武后淚怨褚令併其書碑亦思廢之自處歐久喪登善之

書獨超一世非遠假遜少誰能壓之哉沙門懷仁所見古蹟幾何而集字如是之多非宮闕之助曷以能爾本以變后快心而後世得傳晉賢之髣髴乃反賴之而褚碑之聲價遂不能不為退讓矣但褚書碑首題大唐文皇帝製三藏聖教序其稱甚當此碑有意異之以大唐字加三藏字上於文理殊為不順吾意懷仁者直是一陋僧也

唐時右軍書雖多然集書安得無闕之假借湊改勢必不免正曠皆右軍家諱此碑內二字無增損筆此為湊改之迹甚明若思翁之以集書為習書則是妄說之極

可哂者耳

跋褚書聖教序

褚河南此碑於用筆極細瘦中見起伏轉變之妙非此舊拓鋒頴纖豪具存者無以見之誠可寶愛唐中書令尊於晉之中書令王獻之不書太極殿榜而登善不免書碑覩此令人有世道升降之感矣

跋顏魯公送劉太冲序

送劉太冲序類帖多係從搨帖轉摹失真此宋慶元中溧陽令戴援從顏公真跡摹入石者故筆勢具存魯公書多取篆籀法入真行而此帖尤可見也

跋褚書陰符經

此書故不劣然實非登善蹟也唐時書學最盛虞褚之體習者尤多二氏之徒往往僞作假名臣以自重其書案褚公在永徽其職任最重者同中書門下三品也今諸以非本官不入銜則監修國史亦不必入銜矣唐封爵以古國爲名如褒鄂燕許則但稱某國公非古國則曰某郡縣開國某爵故褚公之爵爲河南郡開國公僞書者以褚之族望出於河南遂於郡下直接其名不知臣於君前列銜無舍爵稱郡望之理此猶僧徒僞虞書破邪論列其銜曰太子中書舍人不知世無此官僧道

謬妄無知夫亦何怪而自宋至今書家無一人悟其詐斯則異矣

跋李北海麓山寺碑

李北海書嶽麓寺碑自稱前陳州刺史是其貶遵化尉時矣北海死於天寶初年年七十碑立於開元十八年其時殆逾五十中有云宋元徽中尚書令湘州刺史王僧虔右軍之孫也按僧虔未嘗爲湘州刺史雖爲尚書令而非元徽之年又非右軍孫乃右軍從祖兄弟中領軍洽之曾孫耳是皆用僧徒妄說以入文故致茲失此本婺源胡君黃海所藏蓋今時本尚爲舊拓然已經俗

手刻字其寶后依於佛光當是瀆后叉困也者今誤作同此似皆刻改之失非必其本然也後見宋拓因字猶完而瀆作寶則元本固誤耳

跋方望溪先生與鄂張兩相國書稿後

方望溪宗伯與鄂張兩相國書論制準夷事當乾隆年間準噶爾國生內亂禍變相尋我 高宗純皇帝一乘其弊舉若振槁遂闢萬里之疆此固由 聖人智勇非常而亦天之祐禍我 國家而欲滅彼賊醜也若昔雍正之時則彼國勢猶完未可云非一勍敵矣宗伯此書欲為嚴軍屯守撫士蓄力以待可勝之勢勿為輕

舉淺入以邀難必之功未知爾相國見此書後所以入告者何如而公之變　國忠友之情則皆可以謂至矣公自定文集未載此書此係公手稿藏於家者於公平生風義所關頗重後有刻公集者宜並入此篇嘉慶辛未五月二十六日同里後學姚鼐題

書朱子語略後

朱子語略楊與立所編二十卷與立乃楊文公大年之裔其族有楊道夫楊驤及道夫之子若海皆從於朱子之門此即見於語錄中者而其行事皆不可考矣與立此書名見郡齋讀書志呂氏刻朱子語錄所從校舊本

無此書四庫書目亦無此書今僅見此本而已惜殘失其序不知編集年月其中載朱子有易贊前之語知必成於朱子身後也

跋史閣部書後

鄉之六世從祖湘潭公為明神宗時清吏其長女適吳氏夫亡守節育孤後與兄同遭流寇之亂罵賊死義史閣部撫皖時高其誼請於朝旌之夫人子爾玉公今侍御賡枚之高祖也於史公憂歸時以啓陳謝史公復之書藏於吳氏今侍御以見示鄉惟史公千古偉人撫皖時吾鄉尤被其賜民敬祀之至今不衰而吾五世祖姑

節烈之風光於兩氏家乘又因史公之言而彌顯展讀手書敬感交至因題其後云爾

張花農詩題辭

吾家春木持其同里張君花農遺詩兩卷見示余最愛其谿行無雜樹人聲出叢竹十字及自下人初去寒食清明連上巳兩聯爲有超遠之韻其餘亦多有淸思誠近來詩人一好手也而其人終身困厄不見知於世至於將死傳語春木必爲流傳其所作夫人之爲詩聊以發一時寄興而已其流傳後世或否亦何足論而天下士率不能忘情於此余傷花農之惓惓垂沒其志可悲

又重春木於故人之意因爲之記至於余之庸懶且衰老昏荒言不足重不能有增益於花農者固亦非所計也

左蘭城詩題辭

蘭城爲夢樓同邑弟子因夢樓識余三人嘗同住攝山般若臺論文字累日夜其爲人孤淸遠俗眞詩人性情也所爲詩法夢樓得其風韻余嘗語夢樓以蘭城之年而才志若此積功至吾輩之年安知不跨越吾輩乎夢樓曰然今夢樓往矣遠思北固金焦烟景冥茫但增悽愴惟尙有蘭城吟詠其閒耳近閱蘭城集因題其卷願

蘭城終如吾言亦足慰夢樓於地下矣

吳孝婦傳題後　長洲人錢少詹大昕爲傳

余往年作揚州蕭孝子碑記以割已救其親者非有悖於義旣具爲論矣今吳孝婦乃割臂以救其姑其事爲尤難嗟呼彼賢者行出乎至誠而奮發於不能自已惡知有所爲難易哉思其倉卒之情可痛也嘉慶十三年秋八月桐城姚鼐題